

张悦然

主编



NEWWRITING

鲤·变老

不要相信30岁以上的人
Don't trust anyone over 30

O

L

D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鲤·变老/张悦然主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321-4463-1

I.①鲤… II.①张… III.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0265号

出品人:陈征

责任编辑:郑理/乔亮

装帧设计:杨林青

鲤·变老

张悦然 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00×970 1/16 印张13 插页1 字数220,000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4463-1/I·3464 定价:25.00元

告读者 如果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778 0459



黑蓝

黑蓝文学网起源于1991年创立的“黑蓝社”。

1996年2月，非官方文学季刊《黑蓝》创刊号出刊，这期杂志提出了“70后”的文学概念，此概念后来被主流媒体迅速传播，至今已衍生为“80后”、“90后”等通俗、简陋的命名捷径。

2002年，黑蓝文学网创办。

2003年，“黑蓝网刊”开始每月编辑出刊，截至2010年，已出刊近90期。该年底，“黑蓝小说奖”创立。

2005年，黑蓝文学网策划出版了黑蓝的第一本小说集单行本《你是野兽》（陈卫）。

2007年，黑蓝文学网策划出版了“黑蓝文丛·第一辑”，推出了五本活跃在黑蓝文学网的作家的中短篇小说集。

2008年，黑蓝文学网策划出版了黑蓝的第七本书：《不过是open——黑蓝小说奖作品集》。

2010年，位于上海杨浦区军工路的“黑蓝空间”开幕。

2010年，黑蓝文学网策划出版了黑蓝的第八本书：陈卫短篇小说集《从现在开始》。

作为现场的立场

文 | 陈卫

03

即便在近年来BBS倍趋低谷不被青睐的情况下，“黑蓝论坛”仍旧作为呈现黑蓝价值的主体部分而持续，是因为——没有什么口号、观点、结论重于现场的交锋、厘清和扬弃。因为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文学，不是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也不是存在于我们提前结论之中，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特异的、有可能完全超出我们阅读经验之外的个体，虽然并不是始终“前进”，但它确实在运动，——正是现场和运动的价值大于结论式的立场，我们往往也会对某些重要作者尚不自知甚至倍感满足的“停滞”、“熟练”和“惯性”当场生出厌倦。只有针对每一篇不同的作品所做的现场的思考，这样的思考对于写作或者文学来说才能真正地贴肉。

因此，持续至今正好十整年、三千多个日日夜夜的现场，稀释、沉淀着黑蓝对小说的某些希望和规避，也改变和调整我们自己对小说的理解。我们不可能没有观点，但现场的涌动始终让我们明白，一旦当观点变成教条或宣言，这样的“观点”则没有任何的荣耀，而是一种耻辱。

对新文学来说，我们是一个缺乏良好传统的民族。在十年的现场中，我们有很大一部分时光要浪费于“常识”的争论和厘清。并且由于没有传统的积累，这种浪费往往需要周而复始一次次从头再来。

“对真实的苛求”和“反感于对西方思潮的简单移植”都属于常识中的常识。对于此，我们首先反感借助小说进行传统中腐朽的“中心思想式”、“影射‘现实’”的做法，其“杂文式”的情节在小说里的折射最终则呈现出文体上浮泛的虚

伪。在这里提起它们是因为至今这样的写作不在少数。同时，我们长期在厘清“文学真实”与“现实真实”的差别。而“对西方思潮的简单移植”，首当其冲的是所谓“荒诞”和“异化”在中国青年作者中的“影响”，真是泛滥到倒胃。这些仍是对小说的“外在意义”的廓清，试图让更多的作品注视小说自身的艺术意义。功利化、目的化地使用当下时代（敏感）素材，包括政治意识形态化和流行时尚化，为我们所反感。为此，相对于题材的刺激性，我们更强调作者面对“平淡题材”所作出的“刺激性”思考和写作。通俗地说：我们珍视创作者“点石成金”之手，而反感创作者对寻获“刺激题材”之后的喜形于色。

与此对应，我们珍视追求陌生体验和经验，并抵达其独有的“协调”的作品，——这一类作品我们视为黄金。它们往往分为两类，一是材料迥异于日常现实，把幻象日常化、真实化、自然化，这不是一种简单的“超现实”，其中包含独特的艺术追求，通过新一代童年和少年成长过程中耳濡目染的材料及其裂变、组合等技术，传达新颖的具有某种“黑暗特质”的美。二是更为宁静地沉浸于自己的视角，在貌似平淡无奇的“情节”之下为读者贡献出精致而精彩的体验。这两类作品极具价值，但由于它们的作者大多低调而不善言辞、厌惧俗世，所以虽然有一些固定的读者，但他们的作品完全没有受到该有的重视。

追求陌生体验和经验，必然调动着对新视角、新状态的语言的诉求。在语言的要求上，我们长年抵制着夸张、卖弄，甚至以调侃、嘲讽见长的文风，但同时抵制着刻意求新、甚至刻意晦涩、追求高深莫测的语言。我们鼓励“中正”的安静和宽阔，剔除先声夺人刺人耳目的特征，依然形成引人入胜的风格；表面上，“中正”和光同尘、形同素人，而事先的剔除和抑制获得迂回的空间以及充实的细节，使作品摒弃传统中熟悉的“小说的意义”而使文本、文体因其语言的追求而产生出“每个细节都是意义”。

没错，在黑蓝多年的持续过程中，我们一再强调我们对“细节”的重视，也经常因此遭致“过于细致以至于沉滞”的指责。这一指责起源于黑蓝倡导的是脱离“惯性意义”、“惯性指证（暗示）”的“细节”，同时也不是“毫无意义”的细节堆砌，而是足以传达出作者个性化观察方式别有趣味的细节。

……这些一鳞半爪神思恍惚的“总结”与其说代表我们的某些“观点”和“立场”，不如说仍旧是那浩瀚现场的几帧魅力剪影，《声纳》固定的篇幅正好方便我尽快结束干瘪冷硬的字词，因为后面寂静而伟岸的作品需要更大的空间。

05

许多各种颜色的打胎药片，都没有制止，试了其他能采取的措施可是没有用。我的下腹里有东西在生长，带着一种消弭意志的力量，我发现愈来愈难以与之抗争了。现在我的脚上，尤其是脚踝处开始长出类似于蕨类叶片形状的植物，就像一层脱离了依附的地面的叶状地衣一般，镂空的灰绿的细丝的环抱我的脚踝骨突出的部分，直起身体从上面稍稍低下头虚着眼睛看去就像是长了一层灰色的肮脏的皮肤。而这种情况在下雨时，连续阴雨的天气里就尤其显著。那层镂空的皮肤开始变得柔软起来，仿佛就要显示出它出现的意义或者呼气，想真的变成一团能够移动的生命体，可是这种恐惧完全用不着，因为它仅仅是颜色变得更深，质地也更加柔软，除此之外，它还并没有更深入的发展。连续两三天的正常饮食起居使我对此渐渐从心神安定下来，我适应了。而且接受体内的一半归属于我，而另一半不由我控制的盲目的力量对我来说竟然并不是一件难事，身体早就有它考虑多时的准备，精神也慢慢变得恍惚。

一天，我倒头在电视机前的长沙发上，身下压着一张地方晨报把手操在袖筒里。一条未被宰杀的鱼正不断用粘湿的尾巴拍打厚厚的桶壁的声音和沉寂的雨声合在了一起。母亲开合衣服柜子，踩着沉缓的脚步在卧室里收拾衣物。“妈。”没有回音。从南边，房间的窗户正对着南边，锯木厂正在分割木头，两相隔得遥远，声音并不难听。“妈。”母亲正在屋檐下和别人打招呼。于是我肚子里的根便开始生长起来，起先从我明亮的眼睛上方垂下了两条蕨类植物的叶片，尖尖的叶片底部深裂出手掌状的花纹。接着我感觉一阵从头顶上冒出的香气越来越浓郁。

当我回身看黑色的紧紧关闭的电视时发现在平时放置心脏病药品的桌子的茶盘里生出一团植物像草堆一般了，它们胡乱地开了几朵蓝色的小花朵，有指甲盖子那么大，有许多根长条扁平狭窄的叶片。“妈。”母亲拨响了自己的三弦琴，天女散花被她晃晃悠悠地弹奏出来了。门帘打在门槛上，一个街坊从门口走进来，显然是因为我母亲奇特美妙的琴声，这个长期处于经期的红脸膛的妇女走进来站在我面前，带着像是道歉一般的笑容，甩着两只手从我身边走过去。她牵进来一头害了角膜炎的牲口，那匹深黑色的牲口打着响鼻，脖子下面挂着一个荆条篮。她看了看我，而我故意打开一本雷杜德的植物图谱，将眼睛对着一张颜色淡雅的蜘蛛百合，接着我又看着须叶藤，山菅，百子莲，多枝花篱，黄花茅。她无可奈何把那牲口往那盘草的方向推了一下，就径直走进我母亲的房间里去了。我对我母亲的门又叫了一声，一声比一声响，她不耐烦地把音乐停下来，连那红脸膛的妇女也开始跺着脚生气了。我听见了那跺脚的声音，像是提醒母亲不要纵容我。母亲说：“你把肚子保护好，穿上大衣把院子里的桶提进来吧。”我紧紧控制着不使自己丧失平时的稳重。

06

外面的雨下得越来越大，漆黑的夜空也登时显示出与往常不同的气氛来，固执的雨并不带许多与万物生长急切需要联系的默契，不是为了滴几滴雨点在杨树没有落尽的毛穗和绿茸茸的尚未展开的叶子上，它没有仅仅下一上午或一下午带着树皮气味的冷雨，然后阴上一天和两天，使人们纷纷忽略在金叶女贞上的芽孢突然展开成为叶片，裸露的土地上突然冒出吓人一跳并欣喜若狂的紫花地丁以及叶片已经以安全成熟的深黑色贴在土面上向四周绽开，顶上冒着一朵复瓣黄花的蒲公英——它们常常最若无其事而且不受威胁地开在离镇子一里多地的公共墓地里，那里的树木也好，地上的野生地丁也好都充满了不受干扰而且肆无忌惮的生机，它们之于其他地方的同类的不同之处恰恰在于它们受生的终结者和受自己所在的这片土地上尚未丧失其对生者威慑力的肃穆静止的存在者的庇护，显示出从来不担心生计和前程，悠闲且身处世外桃源之态，使得平常带着不正常气息的春天，攒足了劲，意气勃发，终于排布出一个将生机盎然与萧条冷涩完全隔开的新的境地。然而不是的，这场雨放纵着意味深长却完全不计后果的力气毁了预先商量好的一切，它平稳地呼吸着粗气将水柱横扫在结实的柏油路面上，压断了行走在街上人们在去年秋天才修好的伞骨，冲落了刚在树杈上建好的被淋成深黑色的还处于松散状态的湿漉漉的巢。相比于在远处田野，肆虐而没有回应的泼溅泥土，把庄稼牢牢扎在地里的根须冲洗干净且白花花的裸露出来，这充满了破坏习气不断暴露自己意志的雨，在村子里的降落是最生动的，过多含有生命力的水平

稳，不计后果地沿着树根和排水口外流出一道道纵横的深沟。谨慎小心的人们呆在敞开或紧闭门窗的房间里，谁也没有说出关于这雨的话。我顶着风冲进雨水，摸着黑寻找那只桶，一只鲜明的与我的命运连缀起来的木桶。双坡屋顶上方夜的阴霾就像裙裾一般拖卷着年代久远的花边盖在了庭院反射着屋内白色灯光的树枝上。

恶童

文 | X

08

弟弟躲在阿嬷屁股后面，畏畏缩缩地从我身边走过去，他流着眼泪，仿佛受了一肚子委屈。要不是正好被阿嬷撞见，我非把他打死不可。他找到了依靠，但仍旧怕我，把半个身子藏在阿嬷身后，一边缩着目光看我，一边留心不要踩到阿嬷的脚。他走得很困难。我拳头攥得紧紧，咬着牙根。我知道我力气比他大，拳头结实，打他易如反掌。何况他根本不敢反抗。

“你着魔啦，打你弟跟打贼似的。”

他们走进了巷口，朝大房走去，到了房门前的时候，弟弟才放声哭了起来，仿佛他现在才感到疼，而刚才这一知觉一直被另一种感受压抑着。这并不是第一次。我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

我坐在厨房的门槛上看着炉子，感觉脚底发痛。刚刚跑得太急，我把拖鞋跑掉了，有几粒沙子嵌进肉里。我把它们抠出来，挤掉里面的血水。弟弟的哭声断断续续，他一定在为下午输光了我的弹珠而感到内疚。我早跟他讲，不许拿我的东西，他又笨，又窝囊，每次跟别人玩都会被骗掉一些东西。这次我火了，我要教训他，让他变聪明，让他长记性。我把他逼到墙角，抓着他的肩膀使劲搥他，问他是不是傻了。他瘪着嘴在哭，吐出含混不清的道歉的话。随着我愤怒的节奏，他的背一下下撞在墙上，在后脑勺碰到墙的时候，我由于慌张而松了手，这时他才把手一挥挣脱我冲了出来。本来我已经差不多消了气，可他想逃，我就必须再打他。

煤炉上的高压锅喷出白色的水汽在叫，暴躁得像是要跳将下来，我刚刚就是

这副模样，现在怒火过后，血液仍汇聚在脑门汪汪跳动，这三种声音，是我此刻想到的全部的声音——高压锅在嘶鸣、脑门的血在跳，还有，弟弟还在断断续续地抽泣。我永远不明白他怎么能哭那么久，这会耗尽他的力气，等会儿连饭都吃不下了。

我把湿抹布覆在锅盖上跳动旋转的铁砣子四周，阻止米浆溜到炉子上，觉得并不需要为打了他而内疚。我不想打他，但我得教训他，让他明白，弹珠是我的，他也是属于我的，他得听我的话。为什么？他总被别人笑话和欺负，他那么笨，让我感到气愤。但我仍然有点过意不去，我下手太重了，我控制不了自己，追着他往他后背砰地砸下一拳……

小时候他被我打过很多次。与他在外面受人欺负相比，他挨我的揍似乎疼得更加严重。但我觉得我打他跟别人打他是两回事，我打他是因为他是我弟弟，而别人没资格动手，也不准取笑他。有时候他受了别人欺负回到家里不敢说，我总是能察觉出来，我逼问他，直到他把事情讲给我听，然后我就打他，叫他不要跟他们玩。唔，打他打他，我脑子里有很多这种记忆，现在想起来，我都难以弄清楚我当时到底是出于怎样的动机，我对待他为什么会如此粗暴，完全不像一个哥哥该有的样子。一个哥哥该是哪种样子？

打得严重的时候，即使阿嬷帮我瞒着，其他人也会知道，因为弟弟他哭完之后还要抽泣很久，一直到他浑身乏力、昏昏欲睡。爸爸妈妈小姑他们，不管是谁，回家后一眼就能看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时候，一些事情他们无法处理，一些问题长久烦扰着他们，他们就会变得冷酷无情。已经没有先问清楚事情再动手的必要了，他——我的爸爸——对我失去了耐性，手持藤条例行公事般走向我。

藤条抽在裸露的皮肤上的滋味难以忘记。只要你有过一次真正挨打的经历，你就永远忘不了皮肤在藤条下开裂的感觉。我半低着头，心里胡乱想着其他事情来分散我对藤条的注意力，以减轻真正挨打之前就预支到的疼痛。

我的手臂抖了一下，五指微张；在他打下第一鞭之后，我瞥见手臂上迅速亮起了一条白痕，然后在它旁边紧接着又出现几乎平行的另外一道，继而血回流使它们变红。他连抽了两下，见我没哭，又在我屁股上抽了一鞭。接着，我感到大腿和小腿都疼，尖锐、刺利，像是带着温度，滚烫，它在寻找我身上最脆弱的部位，每受它一鞭，身子就绷紧一次。我不知道他是否有意，他打中了我的手指，我再也忍不住了，我放声大哭，而他打得更急。弟弟也哭了起来，他不敢求爸爸放过我，但我知道他想求他别再打我。

小姑也在哭。我缩着脖子蹲在地上，双手藏在肚前，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感到疼。他在打一个孩子，藤条抽在我十三岁的皮肤上。我罪有应得，我酣畅淋漓。

父母对我管教很严。但我难以管教，像野马。让他们失去耐性，他们也就不那么想跟你讲道理，他们认为只要让你惧怕藤条，你就会记住他们的威严。对此我没有什么太想说的。他们希望我变得乖巧听话，打我是他们所知道的最为便捷的方法，看不出温情和爱意，有一种能力几乎是天生的，那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对亲人所带来的麻烦的反感和排斥。我现在很理解这种做法。

现在我们都在外地过着自己的生活，他生病住进了医院，在电话里向我抱怨说他需要我们的时候，两个孩子都不在他身边。他现在老了，不像以前管教完我们之后就去忙自己的事情，他现在没什么事情可做，可怕极了。这有什么办法，我们已经长大了，这一点谁都无法阻止。有些认识是根深蒂固的，我对这些事情的看法非常理性。

如果我能打弟弟，我就能不被爸爸打，但我每次都无法控制自己，孩子都有一副不顾后果的身躯，弟弟明知自己会受人欺负而且会受我教训他还老跟别人玩在一起，是同样的道理。他喜欢我。他喜欢我，并不是因为他惧怕我。不，他只有在做了违反我规定的错事之后他才会怕我。我也挨了打，事情扯平了，过去了，他跟我一起哭，哭得比我还要厉害，哭得让我厌弃。

那时我和阿嬷睡在一起，弟弟和爸妈睡在一起，睡觉前，他到我们房里来，说今晚要跟我们一起睡。我说好，你让我咬一口。他让出幼小的胳膊。

那张雕花木床高大宽阔，围着蚊帐，我睡中间，弟弟睡在里边，我抱着他。我们第二天就会把所有事情忘掉，一笔勾销。

弟弟的皮肤在清晨时暖暖的，散发温香。我用被子捂住他的手臂，用力久久地咬了一大口。他还可以继续睡，我跳下床去洗脸吃饭，然后到学校去。他比我小五岁，再过几个月他也要去上学，他的儿童期，给我一种浑浑沌沌意识尚未开化的印象。

这个印象和我息息相通。他跟他哥哥睡在一起，亲密无间，这似乎是他所记得的童年时候跟哥哥之间的感情。我们之间很少谈起这些事情，在我们成年之后，我们很少提到小时候的事情，他似乎完全不介意我如此对待过他……我不知道，我避而不谈。对于弟弟，我想起来总是内心复杂。回想和他一起度过的童年，我的有些作为让自己都难以理解。缺乏理智的感情和冲动变得古怪，一个只有十三岁的哥哥我几乎不会考虑什么才是他需要的，他由我一人占有，这就是小

时候我们兄弟之间最本质的关系。这种感情一直困扰着我。我是个暴君。

有些记忆，大小，在你心里就像一块块瓦砾，只要你碰到一些相关的问题就会想起它们。我在试图把它们磨平，但它们永远存留在记忆之中成为遗憾，它们既成事实，成为无法矫正的过往，突然之间被你所意识到，来得太快，亟需解决，但你除了跟别人谈论它们，除了自己把这些事搞清楚之外毫无办法。我必须把一些事情想清楚，它们为什么会成为我的困扰，我不知道，我不想再想这个问题，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些事弄得明明白白。现在，我需要想想另一件事，关于我小舅舅的气枪的事，我们暑假里见到它，它如此具体而及时地蹿了出来，迫使我去回顾它，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在别人那里，你才看到自己有多匮乏。

我首先想到的是子弹打在铁皮粪斗上的声音，在我看来就如同一颗小行星撞上另一星球一样辉煌，这跟射中麻雀的声音大不一样，子弹连同它的速度，在打进麻雀身体的时候被那个长着绒毛的腹部吞没，撞击的声音变得内向、沉默。但那是另一种成就感，是一条生命在你手中结束的乐趣。杨桃树上挂着大量杨桃的时候，这些小鸟变得极其讨厌。瞄准它们，把它们射下来，一个下午就能打下一堆。这种气枪现在已经受管制了，后来我买过另一种，是打出塑料子弹的，那不过是一种玩具，而小舅舅那把气枪，是武器，是铅弹，是冷冽，是沉重，甚至是致命。赶走园子里啄残杨桃的鸟的办法有很多，我不知道外公为什么会买这么危险的东西给他。

小舅舅教我如何上子弹，如何把枪里的气泵得不能再足，教我如何瞄准，我们朝粪斗射击，那个粪斗上的铁皮被我们打出一个个凹陷，没有更痛快的事情，那犹如你干掉了空手时不可能打得过的人，而且不费吹灰之力。小舅舅拥有这把气枪让我羡慕，他才比我大两岁，我们几乎是同龄人，但他有一个年龄足以当他爷爷的爸爸，我相信这一点让我们在各自父亲面前的待遇大相径庭。

午后，外公把我们带到杨桃园，对我们说：“瞄准点，别鸟打不到反而把杨桃打坏了。”然后他在我旁边，享受着看我们轮流射击的乐趣。弟弟太笨了，他没有力气使气枪泵足劲，枪法也差得一塌糊涂，把我急死了。我说：“来来来，让我来，你别玩了。”外公笑着说：“没关系，让他打让他打。”外公看起来很快活，他根本无法体会我们只有一个下午的时间玩这把枪，而且是三个人，分到每个人手里的时间有多仓促。我实在看不惯他笨手笨脚，就叫他帮我们捡从树上掉下来的小鸟。他很乐意，跑来跑去很欢快。我说“喂，轻点轻点，别把树上的鸟给吓跑了。”他就“噢……”耸起肩膀。我们等鸟飞回来，再打。

我们在大园子里小心走动，看到有鸟停在树上就蹲下来举枪瞄准。小舅舅

会告诉我往哪个方向打，打哪一只，如果有两三只站在一起的，别朝它们中间射击，那样反而不容易打到。他很少对我的枪法做出评价，他很快乐，但显得虚远，并不亢奋，已经练习了好几个星期，他有很多经验，打得比我们准。我被打鸟的兴奋和暗中跟他比赛枪法的急切同时折磨，很快就打得心不在焉，心想要是我自己有一把气枪就好了，我就能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完全不用听他指使。弟弟现在变成我们的跟班，专门帮我们发现树上的小鸟和收集被打落到树下的死鸟（它们通常没立刻死去，但在我们手中也抽搐不了多久眼睛上蒙上了一层白膜。我们把死鸟搁在篮子里）。小舅舅跟我们一起打鸟的时候显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一副不就是用一支气枪打鸟罢了的心情，看不出他在炫耀一件我不可能拥有的宝物，但我的心思全在这把气枪上，完全着迷了，不懂节制，至少我回想起来当时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按计划要在园子里烤地瓜，外公让我们先停下来，帮忙拾些干树枝和枯草来生火。小舅舅在挖坑垒土，弟弟在树下跑来跑去捡树枝，我对他们说：“你们先弄。”他们都有事情做，这支气枪暂时就是我的了，我想打哪就打哪，想打杨桃便打杨桃，我趁他们不看我的时候，把一串杨桃打落了几个，打得肉汁飞溅。我感到快乐，在他们眼皮底下，我干了他们不容许的事情，这种快乐压抑着我，让我焦灼。这种焦灼，就像一群队伍离你越来越远你再不赶紧跟上就被抛弃了但你急不可耐需要并且正在路边解手。但这还不够，我想要这把枪，想把它带走，我已经知道了在哪里可以更好地展示这把枪带给我的自由。

外公又催促了我一声，叫我快过去帮忙。

“我再玩一会儿。”我回头又开始上子弹。

“再不过来帮忙你待会儿就吃得吃喽。”

“我不饿，你们吃吧。”我朝树上打一枪，打偏了，铅弹穿过枝叶无影无踪。

“快帮忙捡多些树枝来。”外公的声音似乎很大。

“不用算我那一份，我不饿。”

几分钟后，我听到他们把火生起来，并往火上添树枝，我听到了树枝烧裂的声音。

“快去捡些树枝来，火烧起来就不能让它灭掉。”

“我不吃了嘛。”我发现，我已经没有了玩枪的乐趣了，全败坏光了。

“你这孩子怎么不听话了。”

我听到了，但是我真不想去生火，烤地瓜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吸引力了。我又放了心不在焉的一枪。

“哥，快来帮忙。”弟弟也在叫我。

我看到前边正好有一截枯枝，就喊弟弟过来捡。弟弟跑了过来对我说：“外公生气了。”

大概是弟弟看到了外公的脸色变得难看，所以他才这样对我说。我感到不满，我已经说过我不吃烤地瓜了。我想立刻带弟弟回家，但我还握紧枪，站在树下找树上的鸟，想到了生完火之后要不断添加树枝一直把土烤红留下一堆火炭之后我们把地瓜埋在坑里直到把它们煨熟。我在等外公或者弟弟再叫我一次，那我就会立刻过去加入他们。

但事情总和你预期的有所出入，过不了一会儿，外公正色厉声地说：“把枪收起来！”我不知道我当时在犹豫什么，我由此失去了一个讨好他的机会，由此产生更为惨重的代价，我想我已不可能把这把枪借回家自己玩了。总会想到这些受制于人的事情，你无法为所欲为，即使这是你的本性，你不懂得克制，即使是你的外公，他也不会惯着你。他不可能把我像小舅舅那样当儿子对待，这不可能，即使是我爸爸，也不可能像对待小舅舅一样对待我，更不可能。何况，我无法做到像小舅舅那样听话。

我不知道小舅舅为什么那么听话，外公叫我们停下来，他就帮忙挖坑。在我的印象中，他们总是相处得很融洽，我相信小舅舅也挨过外公的打，但他们之间惯常的平淡和气总让我感到一种拒人千里的陌生。小舅舅对父亲彬彬有礼，偶尔也打趣和嬉闹，但我们之间多么不同，我要么是大吵大闹，要么是谁都不理会，容易亢奋，或者是另一个极端。我的舅舅，他对什么事情都无所谓，我要玩气枪，他就说“你拿去好了”，练习打粪斗的时候我霸占着它，他也不会跟我抢，在一旁偶尔教我一下，现在，外公叫我们停下来，他立刻就能过去帮他的忙，他的快乐和兴奋不需要一点缓冲便可以寡淡下来，进入另一种正常的、不属于玩乐的状态。我不行，我跟他不一样，他们必须了解这一点。但是没有。没有人会明白我作为一个孩子的内心有多狭窄，多么容易被整个事情占据不得分身。在他们看来这是多么不可理喻。

小舅舅向我走来，就像平常从别人那里接过物品一样从我手中接过气枪。他那么自若，即使看到我稍微惶恐和不知所措他依然表现得毫不拘束。他就像处于状况之外，或者厌倦看到这种场面，带着稍微的漫不经心，完成了把枪从我手中收走这个任务。他回到外公身边，把枪放在一旁坐了下来，继续往火里添加树枝。外公也恢复了平静，像是原谅我，招手示意我过去。小舅舅回过头说：“捡些树枝过来吧。”

树下干枯可烧的树枝不多，我在好几棵杨桃树下走来走去，也留意树上是否有枯枝桠，听到他们在催，我就把找到的仅有的几根拿了过去，放在一把干草旁边。小舅舅拿起来往火坑里添。弟弟干得不错，他跑来跑去已经拔了许多枯草，但枯草烧得很快，他不得不卖力地来回跑。外公看起来很满意，他喜欢这样看着我们共同做一件事情，他总是很享受看着他的孩子们一起干活、一起玩。我留意到那把气枪，它一直放在小舅舅旁边没被动过，小舅舅很专心地照看着面前的一个小火堆。“再去捡些树枝来吧，还不够。”他说。

是还不够，他挖的坑有点大，很难把垒在坑沿的土烧热。我起身再去找枯枝。这次我连半干的树枝也收集进来，心想得快一点，否则火会一直都烧不旺，就先跑回去一趟再继续找。

我再次回去的时候看到我掺杂进去的两根没有干透的树枝被小舅舅捡到了一旁，它们看起来比那把气枪更加醒目。简直刺眼。我看得出来，所有需要跑动的工作都由我和弟弟完成，外公和他的儿子，在这个过程中平易近人但高高在上，小舅舅，有一种优雅的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我累了。”我放下手中的树枝，坐了下来。外公笑着打趣：“弟弟都还没累，做哥哥比不过弟弟喽。”

弟弟流着汗，他的短发被汗水沾湿，一绺绺贴着前额，胸口起伏，脖子上有半圈黏糊糊的黑垢。他像个小疯子般兴致勃勃。而小舅舅坐在火堆前脸蛋发红，显得干净漂亮。我感到了一种不公正的待遇，我想小舅舅也应该帮忙去找树枝，而不是一直坐在那里轻巧地把我们找到的树枝丢进火里，同时不动声色地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暗中评判，显得太过理所当然。但或许是我过于敏感，他只不过是习惯以这样的态度和别人相处，外公能满足他许多需求，他没有必要讨好其他任何人，这样他就很少与同伴进行比照和计较，显得懂事大方。继而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另一种羞愧的情感，只有我这种人，才会为弟弟输光了我一把玻璃弹珠而对他大打出手，那十几颗弹珠，是我仅有的财富中很重的一笔。但很快，我便生出了对策，我知道我能把我想要的气枪弄到手。跟小舅舅天生的优越感一样，我与生具有的敏锐促使我调整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即使我当时只不过十三岁。我始终觉得，在我的童年，我的某种个人意识萌发得过早，有时显得自私，并影响至今。

在草地上，汗和草芒使皮肤发痒，我们围坐在火坑前，准备把地瓜放进火烬和草灰中。在此之前，我跑了好几趟，几乎将整个杨桃园都搜遍，把干透的树枝和一些枯叶运送给小舅舅。一旦目标明确心无旁骛，我同样能像弟弟一样干得

卖力。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弟弟的快乐十分简单，他喜欢跟别人在一起，即使别人安排许多事情给他做，他在整个过程中也乐此不疲，他很喜欢某种与人为伴的氛围，没想过自己会不会吃亏，他跟我们在一起，不会受到欺负，高兴得没头没脑，真让人羡慕，我是永远也学不会这一点的，这是一种让人欣羡的特质。

不，我不会因为无法学会做到跟他一样与人相处而对他羡慕，我立刻发现我对他的羡慕跟小舅舅的大方是一样存在问题的，是一种俯视之下事物变得渺小有趣的优越感，是一种登高远眺时突然降临的自以为是。我当时肯定不会认为弟弟值得喜爱。他在火坑前坐着，看着外公把地瓜放入灰烬中覆上烤得发干的土。他神情专注，充满期待，看着疏松的小土堆上冒起的青烟感到惊奇。他抹着汗，手上的草叶未粘在他的脸上、脖子上，驱使他把自己的皮肤挠得发红，他的脸、他的脖子，甚至是裸露的手臂，汗津津的不均匀的污垢和红斑，他变成了另一种人，一个脏兮兮的对食物充满向往的小人，一个心甘情愿付出力量帮别人一起完成一件事情的能干小子，难以让人联系到他就是那个躺在床上清晨时皮肤温香的弟弟。而小舅舅在这点上是不一样的，你看到了弟弟完全融入了集体所营造的某种氛围中，小舅舅也身处其中，但他仍然是独立的，你看不到他流露出哪怕最为细微的谄媚，他不会为自己也付出了贡献而感到高兴并且期待结果。事情就是这样，即使是时隔多年回想起来，这似乎也早成定局，一旦弟弟失去了软弱的为我所有的童稚状态，他便不再惹人怜爱。

我尽量在多次跑动中保持干净，但难免把自己弄脏。如果没有小舅舅在场，那就无所谓。他因为占据着有利的分工所以他只是被火的热度烤得脸庞泛红，除了接触树枝的那只手外身体的其他部位都干干净净。但是如果小舅舅不在场，我也不需要这么卖力，我的所有动力，都是为了弄到他那把气枪而表现得对他的工作极其配合。但他似乎没有发现我突然而来的热情，这让我感到生气。弟弟也让我生气，他的心思全在烤地瓜上面，在那一刻，他成了一个与我无关的人。小舅舅，他的形象此刻在我脑中仍历历在目，他气淡神闲，他的衣服，他的皮肤，他的教养，无一不在我之上，他的形象让人自惭形秽，让人感到难以扭转身份而产生软弱的愤恨，我盯着他，扑上去咬他，把他死死压在地上，打他，让他无法呼吸，他虽然大我两岁，但手无缚鸡之力。

要等地瓜在土中煨熟之后我们才能把它们挖出来，在天黑以前，我们还有时间在园子里打鸟。篮子中堆叠着麻雀，搁在地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蚂蚁在羽毛中钻进钻出，我们看见了。小舅舅让我们把蚂蚁弄走。弟弟害怕蚂蚁会咬他。小舅舅问我：“你把它们弄一下好吗？”说完他拿起气枪找鸟去，弟弟从我身边跟了